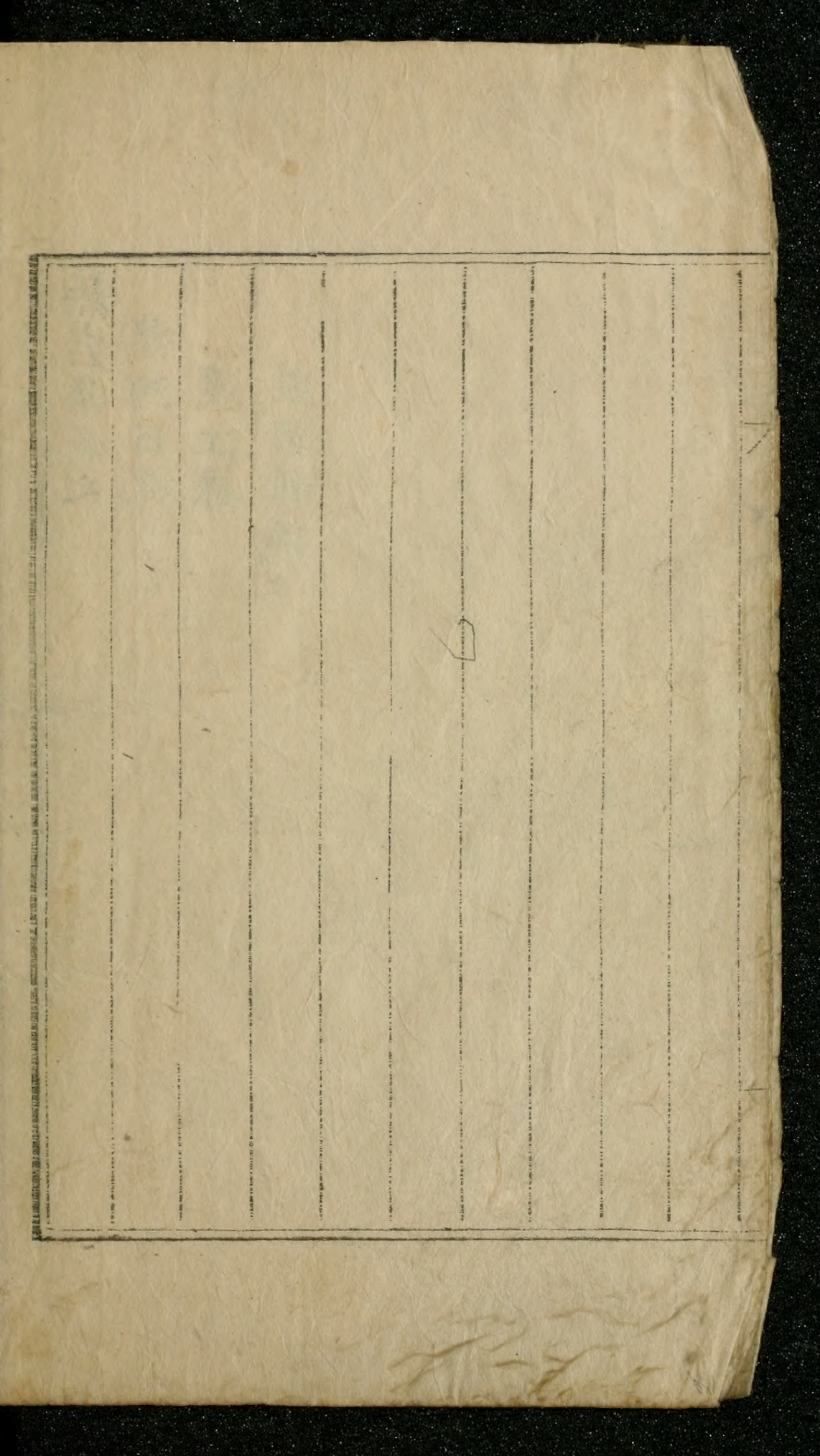
燕岩 一
燕彙

燕岩集卷之

熱河日記

渡江錄

盛京雜識 上

燕岩集卷之

潘南朴趾源美齋 著

熱河日記弖一

渡江錄 起辛未止乙酉自鴨綠江至遼陽十五日

序

曷爲後三庚子記行程陰晴將年以係月日也曷稱後崇禎紀元後也曷三庚子崇禎紀元後三周庚子也曷不稱崇禎將渡江故諱之也曷諱之江以外淸人也天下皆奉淸正朔故不敢稱崇禎也曷私稱崇禎 皇明中華也吾初受命之上國也

崇禎十七年 毅宗烈皇帝殉社稷 明室亡于今百四十餘年曷至今稱之清人入主中國而先王之制度變而為胡環東土數千里畫江而為國獨守先王之制度是明室猶存於鴨水以東也雖力不足以攘除戎狄肅清中原以光復先王之舊然皆能尊崇禎以存中國也崇禎百五十六年癸卯洌上外史題

後三庚子我 聖上四年（清乾隆四十五年）六月二十四日辛未朝小雨終日乍灑乍止午後渡鴨綠江行三十里露宿九連城夜大雨即止初留龍灣（義州舘）十日方

物盡到行期甚促而一雨成霖兩江通漲中間快晴
亦已四日而水勢益盛木石俱轉濁浪連空盖鴨綠
江發源最遠故耳按唐書高麗馬訾水出靺鞨之白
山色若鴨頭故號鴨綠江所謂白山者即長白山也
山海經稱不咸山我國稱白頭山白頭山爲諸江發
源之祖西南流者爲鴨綠江皇輿考云天下有三大
水黃河長江鴨綠江也西山墨談陳霆著云自淮以北
爲北條凡水皆宗大河未有以江名者而北之在高
麗曰鴨綠江盖是江也天下之大水也其發源之地
方旱方潦難度於千里之外也以今漲勢觀之白山

長霖可以推知況此非尋常津渉之地乎今當盛潦
汀歩艤泊皆失故處中流㵶沙亦所難審操舟者少
失其勢則有非人力所可囬旋一行譯員迭援故事
固請退期灣尹(李在學)亦送親裨為挽數日而正使堅
以是日為渡江之期 狀啓已書塡日時矣朝起開
窓濃雲密布雨意彌山盥櫛已罷整頓行李手封家
書及諸處荅札出付撥便於是畧啜早粥徐往館所
諸裨已著軍服戰笠矣頂起銀花雲月懸孔雀羽腰
繫藍方紗紬纏帶珮環刀手握短鞭相視而笑曰貌
様何如盧參奉(以漸上房裨將)視帖裡時更加豪健矣(帖裏方言)

千摠裨将我境則著帖裏渡江則換著狹袖鄭進士珏上房裨将笑迎曰今日真得渡江矣盧從傍曰乃今将渡江矣余皆應曰唯唯盖一旬留館擧懷支離之意皆畜奮飛之氣加以霖雨江漲益生躁欝及此期日倏屆則雖欲無渡不可得也遥瞻前途溽暑蒸人回想家鄉雲山渺漠人情到此安得無憮然退悔所謂平生壯遊恒言曰不可不一觀云者真屬第二義其曰今日渡江云者非快暢得意之語乃無可奈何之意耳譯官金震夏

上

以年老病重落後而去辭别鄭重不覺悵然朝飯後余獨先一騎而出馬紫騮而白題脛瘦而蹄高頭

銃而腰短竦其雙耳真有萬里之想矣昌大前控張福後囑鞍掛雙囊左硯右鏡筆二墨一小空冊四卷程里錄一軸行裝至輕搜撿雖嚴可以無虞矣未及城門而驟雨一陣從東而至遂促鞭而行下馬城闉獨步上樓俯視城底獨昌大持馬而立不見張福少焉張福出立道傍小角門望上望下款笠遮雨手提烏蘺小壺颯颯而來蓋兩人者自撿其囊中得廿六文而東錢有禁不可出境棄之道則可惜故沽酒云問汝輩能飮幾何皆對不能近口余罵曰豎子惡能飮乎又自慰曰遠道一助於是悄然獨酌東望龍鐵

諸山皆八萬重雲矣滿酌一盞酹第一柱自祈利涉又斟一盃酹第二柱爲張福昌大祈揺壺則猶餘數盃使昌大酹地禱馬倚墻東望蒸雲乍騰白馬山城西邊一峯忽露半面其色深青恰似吾嶽岩書堂望見佛日後峯矣紅粉樓中别莫愁秋風數騎出邊頭畫船簫鼓無消息腸斷清南第一州此柳泠齋入瀋陽時作也余朗詠數回獨自大笑曰此出疆人漫作無聊語爾安得有畫船簫鼓哉昔荆卿將渡易水須之未發太子疑其改悔請先遣秦舞陽荆軻怒叱曰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此荆卿漫作無聊語耳若

旣荆卿改悔則可謂淺之知荆卿而荆卿所待之客亦未必有姓名其人也夫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强秦已多一秦舞陽復安用他客耶寒風歌筑聊盡今日之歡而已然而作者曰其人居遠未來巧哉其居遠也其人者天下之至交也是期也天下之大信也以天下之至交臨一往不返之期夫豈日暮而不至哉故其人所居未必楚吳三晋之遠亦未必以是日爲入秦之期而有握手丁寧之約也只在荆卿意中忽待是客作之者乃就荆卿意中之客而演之曰其人其人者所不知何人也以所不知何人而曰居遠爲

荆鄉慰之又恐其人之或来也則曰未来爲荆鄉幸之耳誠若天下真有其人吾且見之矣其人身長七尺二寸濃眉緑鬚下豊上鋭何以知其然也吾讀恵風此詩知之矣泠齋字恵風名得恭正使前排拂拂出城旗幟棍棒之屬排立於前故謂之前排来源與周主簿雙行矣来源余三從弟周主簿名命新俱上房裨將鞭鞘仗脇聳身據鞍肩高項長非不驍勇而坐下衾袋太尾鼉僕夫藁鞋遍掛鞍後来源軍服青苧也舊件新浣翩騰郭索可謂太宗儉矣稍俟副使之出城乃按轡徐行最後至九龍亭即發船所也灣尹已設幕出待而書狀清晨先出與灣尹眼同搜

撿例也方校閱人馬人籍姓名居住年甲鬚疤有無身村長短馬錄其毛色立三旗為門搜其禁物大者如黃金真珠人蔘貂皮及包外濫銀小者新舊名目不下數十種瑣雜難悉廝隷則披衣摸袴裡譯則鮮視行裝衾袋衣褓披猖江岸皮箱紙匣狼籍草莽争自收拾睊睊相顧大抵不撿則無以防姦搜之則有傷體貌而其實文具而已灣賈之先期潛越有誰禁之禁物之現捉於初旗者重棍而公屬其物入中旗者刑配入第三旗者梟首示衆其立法則嚴矣令行原包猶未及半多空包者其濫銀奚論茶啖草草乍

進旋退蓋慮於渡江無人下箸船只五隻如京江之津船而其制稍大先濟方物及人馬正使所乘載表咨文及首譯以下上房帶率同船副使書狀並其大亭合乘一船於是龍灣吏校房妓通引及平壤陪行營吏啓書等皆於船頭次第拜辭上房馬頭順安奴名時大唱謂未了篙師舉杖一刺水勢迅疾櫂歌齊唱努力奏功星奔電邁怳若隔晨統軍亭楹楯欄檻八面爭轉辭別者猶立沙頭而瞅瞅如荳余謂洪君命福首譯曰君知道乎洪拱曰惡是何言也余曰道不難知惟在彼岸洪曰所謂誕先登岸耶余曰非此之謂也此

江乃彼我交界處也非岸則水凡天下民彜物則如水之際岸道不他求即在其際洪曰敢問何謂也余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泰西人辨幾何一畫以一線諭之不足以盡其微則曰有光無光之際乃佛氏臨之曰不即不離故善處其際惟知道者能之鄭之子產船已泊岸蘆荻如織下不見地下隷輩爭下岸折蘆荻忙掇船上萹席欲爲鋪設而蘆根如戟黑土泥濃自正使以下茫然露立於蘆荻中矣問人馬先渡者何去左右對曰不知又問方物安在又對曰不知遥指九龍亭沙岸曰一行人馬太半未濟彼𩋡屯者

是也遥望龍灣一片孤城如晒匹練城門如針孔漏
出天光如一點晨星有大筏乘漲而下時大遥呼曰
位盖呼聲也位者尊稱也有一人起立應聲曰爾們
的不時節緣何朝貢入大國暑天裏長途辛苦時大
又問爾們的那地人民往何處砍木答曰俺等俱鳳
城居住往往長白山砍來說猶未了筏已杳然去矣時
兩江合漲而中間爲孤島人馬先濟者誤爲下此相
距雖五里無船復渡遂嚴勑兩船篙工速濟人馬則
對以逆漲行船非時日可及使臣皆躁怒欲治領船
灣校而無軍牢軍牢亦先渡誤下於中島故耳副房

裨将李瑞龜不勝憤忿叱副房馬頭捽入灣校而無可覆之地於是半開其髩以馬鞭畧叩四五喝令拿出斯速舉行灣校一〻手著笠一手係袴連聲唱喏驅下兩船篙工八水曳船而水勢悍急進寸退尺威令無所施少焉一隻船沿岸飛下軍牢領三房驕馬而来張福呼昌大曰汝亦来乎蓋牽之也使兩漢點視行裝則俱得無恙矣裨譯所騎或来或否於是正使先發軍牢一雙騎而吹角引路一雙步而前導颼颼穿蘆荻而行余於馬上拔佩刀斬蘆一竿皮堅肉厚而不堪作箭只合筆柄矣一鹿驚起超越蘆荻如麥

際飛鳥一行皆驚行十里至三江江清如練名愛刺
河而不知何處發源與鴨緑江相去不過十里而獨
無潦漲之意其各地發源可知矣有兩隻船類我國
上游船而長廣皆不及制甚堅緻刺船者皆鳳城人
待此三日糧盡告飢云盖此河彼我不得往来之地
而我國譯學及大國移咨不時有交關之事故鳳城
将軍為置船隻云船泊處甚沮洳余呼一胡曰位盖
俄者繞學于時大也其人欣然捨槳而来余騰身載
其背其人笑嘻嘻入船出氣長息曰黑旋風媽媽這
様沉挑時巴不得上了沂風嶺趙主簿明會大笑余

曰彼鹵漢不知江華但知李逵趙君曰彼語中帶意
無限其語本謂李逵毋如此其重則雖李逵神力亦
不得背負踰嶺且李逵毋爲虎所噉故其意則以爲
如此好肉可畀餓虎余大笑曰彼安能開口成許多
文義趙君曰所謂目不識丁正道此輩而稗官奇書
皆其牙頰間常用例語所謂官話者是也河廣似我
國臨津即向九連城緣燕列幕周羅虎綢義州鎗軍
處處伐木聲震原野獨立高阜擧目四望山明水清
開局平遠樹木連天隱隱有大村落如聞雞犬之聲
土地肥沃可以耕墾湨江以西鴨綠以東無與此比

合置巨鎭雄府彼我两棄遂成閑區或云高句麗時亦甞都此所謂國内城　皇明時爲鎭江府今淸陷遼則鎭江民人不肯剃頭或投毛文龍或投我國其後投我者盡爲淸人所刷還投文龍者多死于劉海之亂矣其爲空地且將百餘年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淸者是也行視諸露屯處譯官或三人一幕或五人同帳譯卒及刷馬驅人伍伍什什靠溪搆木炊㸖相連人喧馬嘶儼成村閭灣商一隊自爲一屯臨溪洗數十雞張網獵魚烹羮煮蔬飯顆明潤最爲豊腴良久副使書狀次第来到日旣黃昏設燎三十餘處皆

鉅截連抱巨木達曙通明軍牢吹角一聲則三百餘人齊聲吶喊所以警虎也竟夜如此軍牢自灣府選待最健者一行皂隷中最多事而亦最多食云其打扮令人絶倒藍雲紋緞上裏氊笠髮結高頂雲月懸茁紅氈毛帽前鏤金着一個勇字鴉青麻布狹袖戰服木紅綿布褙子腰繫藍方紗紬纏帶肩掛朱紅綿絲大絨足穿多耳麻鞋觀其身手果然是一對健兒也但所坐馬所謂半騎擔不鞍而馱非騎而踞背插着正藍色小令旗一手持軍令版一手執筆硯蠅拂及一條如腕大馬家木短鞭口吹吶叭坐下斜插十

餘朱漆木棍各房必有號令則輒呼軍牢軍牢陽若
未聞連呼十數次則口中刺刺的誶責始乃高聲應
喏若初聞呼聲然一躍下馬豕奔牛喘而吶叫及軍
令厥筆硯等物都掛一肩曳了一棍而去矣夜未半
大雨暴霆帳幕上漏草氣下濕無處可避必焉開霽
天星四垂若可捫也
二十五日壬申朝小雨午晴各房及譯員等諸屯處
處出晒衣衾見濕於夜雨故也刷馬驅人中有負酒
而來戴宗 宣川奴御廏下主簿馬頭 沽獻一瓶遂相携臨溪命
酌渡江後望絕東酒而今忽得之非但酒味大佳暇

日臨流趣不可勝馬頭輩爭投竿釣魚余醉棄一緡投之卽得二小魚蓋魚未慣釣故也以方物未及到又露宿九連城

二十六日癸酉朝霧晩晴發九連城行三十里到金石山下中火又行三十里露宿葱秀旣曉冒霧發行上判事馬頭得龍與刷馬驅人輩談說康世爵事霧中遙指金石山曰此荊州人康世爵所隱處其說津津可聽蓋世爵祖霖從楊鎬東援我國死於平山父國泰官青州通判　萬曆丁巳坐事謫遼陽世爵年十八隨父在遼陽明年淸入陷撫順游擊將軍李永

芳降經畧楊鎬分遣諸將摠兵杜松出開原摠兵王尙乾出撫順摠兵李如栢出清河都督劉綎出毛嶺國泰父子從劉綎清伏兵從阨中出大軍前後不相救劉綎自燒死國泰中流矢仆世爵日暮得父屍埋谷中聚石以識之時朝鮮都元帥姜弘立副元帥金景瑞陣山上朝鮮左右營將陣山下世爵投元帥陣明日清兵擊朝鮮左營無一人得脫山上軍望見皆股栗弘立不戰而降清人圍弘立軍數匝搜明兵之竄入者反縛驅出皆釰斬之世爵被縛坐大石下主者忽忘而去世爵目朝鮮兵乞解其縛朝鮮兵相睨

睨莫敢動世爵自以背磨之石楞縛繩斷遂起脫朝
鮮死者衣換着之攙立朝鮮兵中以得免於是還走
遼陽及熊廷弼鎮遼陽招世爵使復父讐是年清人
連陷開原鐵嶺則逮廷弼以薛國用代之世爵仍留
薛軍中及瀋陽陷世爵晝伏夜行抵鳳凰城與廣寧
人劉光漢收遼陽散卒共守之未幾光漢戰死世爵
亦被十餘鎗自念中原路絶不如東出朝鮮猶得免
薙髮左衽遂走穿塞隱金石山燎羊裘褁木葉以咽
之數月得不死遂渡鴨綠江遍歷關西諸郡轉入會
寧遂娶東婦生二子世爵年八十餘卒子孫蕃衍至

百餘人而猶同居云得龍嘉山人也自十四歲出入
燕中今三十餘次最善華語行中大小事例非得龍
莫可當此任者已經本郡及龍鐵等諸府中軍階得
嘉善而每使行則預關本郡因其次知（家屬謂之次知）以防
其逃避其爲人之幹能可知方世爵初出時客得龍
家與得龍祖善互學華東語得龍之善漢語乃其家
學云日旣暮抵慈秀恰似瑞興慈秀想我國人所名
抑瑞興慈秀以類爲名否
二十七日甲戌朝霧晩晴平明發行路逢五六胡人
皆騎小驢帽服繿縷容貌疲殘皆鳳城甲軍往戍愛

刺河而雇人倩徃云東方則誠無慮矣然中國邉備可謂踈矣馬頭及刷馬驅人輩喝令下驢前行兩胡下驢側行後行三胡不肯下驢馬頭輩齊聲叱下則怒目直視曰尒們的大人干我甚事馬頭直前奪其鞭擊其赤脚曰吾們的大人陪奉是何等物件賫来是何等文書黃旗上明明的寫着萬歲爺御前上用你們好不患瞎還不認過了皇上御用的其人下驢伏地稱死罪一人起抱洛文馬頭腰滿面歡笑曰老爺息怒小人們該死的馬頭輩皆大笑叱令叩頭謝罪皆跪伏于泥中以首頓地黃泥滿額一行皆大笑

叱令退去余曰聞汝輩入中國多惹閙端云吾今目覩果驗前聞俄者亦涉不緊此後切勿曰戲起閙皆對曰不如此長途永日無以消遣望見鳳凰山恰是純石造成拔地特起如劈掌立指如半開芙蓉如天末夏雲秀峭戍削不可名狀而但欠清潤之氣嘗謂我京道峯三角勝於金剛何則金剛即其洞府所謂萬二千峯非不奇峻雄深獸拏禽翔仙騰佛趺而陰森湫冥如入鬼窟余嘗與申元發登斷髮嶺望見金剛山時方秋天深碧夕陽斜暎無干霄秀色出身潤態未嘗不爲金剛一歎及自上遊舟下出頭尾江口

西望漢陽三角諸山摩霄出青微嵐淡靄明媚婀娜
又甞坐南漢南門北望漢陽如水花鏡月或曰光氣
浮空乃旺氣也旺氣者王氣也爲我京億萬載龍盤
虎踞之勢其靈明之氣宜異乎他山也今此山勢之
奇峭峻拔雖過道峯三角而其浮空光氣大不及漢
陽諸山矣原野平濶雖不耕墾而處處斫柴根株狼
藉牛蹄轍跡縱横草間已知其近栅而居民之尋常
出栅亦可驗矣疾驅行七八里抵栅栅外羊豕彌山朝
煙繚青刳木封栅畧識經界可謂折柳樊圃矣栅門
覆以苫草板扉深鎖離栅數十步設三使幕次少憩

方物齊到露積栅外羣胡觀光者列立栅內無不口含烟竹光頭揺扇或黒貢緞衣或秀花紬衣或生布生苧或三升布或野繭絲袴亦如之所佩繽紛或繡囊三四小佩刀皆插雙牙箸烟袋如胡蘆樣或繡刺花草禽鳥又古人名句譯官及諸馬頭輩爭立栅外兩相握手慇懃勞問群胡問你在　王京那日起程在途時得免天水麼家裏都是太平麼充得包銀麼人人酬酢如出一口又爭問韓相公安相公來麽此數人者俱義州人歲歲販燕皆巨猾習知燕中事所謂相公者商賈相尊之稱也使行時例給正官八包

正官者裨譯共三十員八包者舊時官給正官人人
蔘幾斤謂之八包令不官給令自備銀只限包數堂
上包銀三千兩堂下二千兩自帶八燕貿易諸貨爲
奇羡貧不能自帶則賣其包窠松都平壤安州等處
燕商買其包窠充銀以去𠩄諸處燕商法不得身自
入燕将包交付灣人貿易以来如韓安諸賈連歲入
燕視燕如門庭與燕市裨販連腸互肚兊發低仰都
在其手燕貨之日增厥價亶由此輩舉國都不理會
専責譯官譯官失權於灣賈拱手而已諸處燕商雖
知爲灣賈之所操縱而事非目覩則敢怒而不敢言

其来已久令若灣賈之暫爲隱身不即相見亦一鉤
引小數也朝飯於栅外憇頓行裝則雙囊左鑰不知
去處遍覔草中終未得責張福曰汝不存心行裝常
常遊目繚及栅門已有閪失諺所謂三三程一日未
行若復行二千里北至皇城還恐失爾五臟吾聞舊
遼東及東岳廟素號姦細人出没處汝復賣眼又未
知幾物見失張福閔然搔首曰小人已知之兩處觀
光時小人當雙手護眼誰能拔之余不覺寒心乃應
之曰善哉盖福也年少初行性又至迷同行馬頭輩
多以戲語誑之則福也真個信聽每事所認皆此類

也遠途所伏噫嘻痛矣復至栅外望見栅內閭閻皆
高起五樑苫草覆盖而屋脊穹崇門户整齊街術平
直兩沿若引繩然墻垣皆甎築乘車及載車縱橫道
中擺列器皿皆畫甕已見其制度絶無村野氣往者
洪友德保嘗言其大規模細心法栅門天下之東盡
頭而猶尚如此前道遊覽忽然意沮直欲自此徑還
不覺腹背沸烘余猛省曰此妬心也余素性淡泊慕
羡猜妬本絶于中今一涉他境所見不過萬分之一
乃復浮妄若是何也此直所見者小故耳若以如来
慧眼遍觀十方世界無非平等萬事平等自無妬羡

顧謂張福曰使汝往生中國何如對曰中國胡也小人不願俄有一旨人肩掛錦囊手彈月琴而行余大悟曰彼豈非乎等眼耶小馮大開栅門鳳城將軍及栅門御史方來坐店房云群胡闐門而出爭閱視方物及私卜輕重盖自此雇車而運也來觀使臣坐處含竹睥睨指點相謂曰　王子麽宗室正使稱　王子故也有認之者曰不是這個班白的駙馬大人頭歲來的指副使曰這髯的雙鶴補子乃是乙大人指書狀曰山大人翰林出身的乙者二也山者三也翰林出身者文官也溪邊有喧譁爭辨之聲而語音啁

啾莫識一句急往觀之得龍方與羣胡争禮單多寡也禮單贈遺時考例分給而鳳城姦胡必增名目加數要責其善否都係上判事馬頭若値生手不嫺漢語則不能争詰都依所要今歳如此則明年已成前例故必争之使臣不知此理常急於八栅必促任譯任譯又促馬頭其獘原久矣象三(上判事馬頭)方今傳禮單群胡環立者百餘人衆中一胡忽髙聲罵象三得龍奮髯張目直前揕其胸揮拳欲打顧謂衆胡曰這個潑皮好無禮往年大膽偷老爺鼠皮項子又去歳欺老爺睡了拔俺腰刀割取了鞘綬又割了俺所佩

的囊子為俺所覺送與他一副老拳作知面禮這個
萬端哀乞嗄俺再生的爺孃今來年久還欺老爺不
記面皮好大膽高聲大叫如此鼠子輩拿首了鳳城
将軍衆胡齊聲勸解有一老胡美鬚髯衣服鮮麗前
抱得龍腰曰請大哥息怒得龍回怒作哂曰若不看
賢弟面皮時這部截筒鼻一拳歪在鳳凰山外其擧
措恇攘可笑趙判事達東來立余傍余為說俄間光
景可惜獨觀趙君笑曰這是殺威棒法趙君促得龍
曰使道令将八柵禮單火速分給得龍連聲唱喏故
作遑遽之色余故久立詳觀所給物件名目極為恠

雜柵門守直甫古二名甲軍八名各白紙十卷小煙竹十箇火刀十箇封草十封鳳城將軍二員主客司一員稅官一員御史一員滿洲章京八人加出章京二人蒙古章京二人迎送官三人帶子八人愽氏八人加出愽氏一人稅官愽氏一人外郎一人衙譯二人筆貼式二人甫古十七人加出甫古七人稅官甫古二人分頭甫古九人甲軍五十名加出甲軍三十六名稅官甲軍十六名合一百二人分給壯紙一百五十六卷白紙四百六十九卷青黍皮一百四十張小匣草五百八十匣封草八百封細烟竹七十四箇

八面銀項烟竹七十四箇錫粧刀三十七柄鞘刀二百八十四柄扇子二百八十八柄大口魚七十四尾月乃華泥障七部環刀七把銀粧刀七柄銀烟竹七箇錫長烟竹四十二箇筆四十枚墨四十丁火刀二百六十二箇青青月乃二部別烟竹三十五箇油芚二部羣胡不做一聲肅然受去趙君曰得龍能則能矣彼往歲元無失揮項刀囊等事公然執頉罵折一人衆人自沮皆面面相顧無聊却立若不如此雖三日不決無入柵之期矣已而軍牢跪告曰門上御史鳳城将軍出坐收税廳於是三使次苐八柵 狀啓例

付義州鎗軍而回矣一入此門則中土也鄉園消息從此絶矣悵然東面而立良久轉身緩步八栩路右有草廳三間自御史将軍下至衙譯分班列椅而坐首譯以下拱手前立使臣至此馬頭叱隷停轎卜脫前騶若将卸駕者曰即疾驅而過副三房亦如之有若相效者令人捧腹裨将譯官皆下馬步過獨卞季逕騎馬突過末坐一胡忽以東話高聲大罵曰無禮無禮幾位大人坐此外國從官焉敢唐突遄告使臣打𩭐可也聲雖嘶哮舌強喉澁如乳孩羙嬌醉客使痴此即譢行通官雙林云首譯對曰這是獘邦太醫

官初行未諳事體且太監奉　國命隨護大大人大
大人亦不敢擅勘諸老爺仰體皇上字小之念免其
深究則益見大國寬恕之量諸人皆點頭微笑曰是
也是也獨樊林視猛聲高怒氣未觧首譯目余使去
道逢卞君卞君曰大辱逢之余曰醫字可慮相與大
笑遂聯袂行翫不覺讃歎柵內人家不過二三十户
莫不雄深軒豁柳陰中挑出一竿青帘相携而入東
人已彌滿其中矣赤脚突鬢騎椅呼呶見余皆奔避
出去主人大怒指着卞君道不觧事的官人好妨人
賣買戴宗撫其背曰哥哥不必饒舌兩位老爺畧飲

一两杯便當起身這等殭尸那敢横椅暫相回避即
當復来已飲的計還酒錢未飲的暢襟快飲哥哥放
心先斟四两酒主人堆着笑臉道賢弟往歲不曽瞧
瞧麽這等殭屍於閙攘裡都白喫一道烟走了罷那
地覔酒錢戴宗曰哥哥勿慮两位老爺飲後即起弟
當盡驅這廝回店賣買店主曰是也两位都斟四两
麽各斟四两麽戴宗道每位四两卞君罵曰四两酒
誰盡飲之戴宗笑曰四两非酒錢也乃酒重也其桌
上列置斟儿自一两至十两各有其儿皆以鍮鑞造
䱱出色似銀喫四两酒則以四两䱱斟来沽酒者更

不較量多小其簡便若此酒皆白燒露味不甚佳立醉旋醒周視鋪置皆整飭端方無一事苟且彌縫之法無一物委頓雜亂之形雖牛欄豚柵莫不踈直有度柴堆糞餘亦皆精麗如畫嗟呼如此然後始可謂之利用矣利用然後可以厚生厚生然後正其德矣不能利其用而能厚其生鮮矣生旣不足以自厚則亦惡能正其德乎正使已入鄂姓家主人身長七尺豪健鷙悍其母年近七旬滿頭揷花眉眼韶雅可想青春光景矣點心後與来源及鄭進士出行觀龍鳳凰山離此六七里看其前面益覺奇峭山中有安市

城舊址遺堞尚存云非也三面皆絶險飛鳥莫能上
惟正南一面稍平周不過數百步即此彈丸小城非
久淹大軍之地似是句驪時小小壘堡耳相携至大
柳樹下納凉有井甎甃又磨治全石爲覆蓋穿其兩
傍劣容汲罌所以防人墮溺且鄣塵土又水性本陰
故使蔽陽養活水也井盖上設轆轤下垂雙綆結柳
爲棬其形如瓢而深一上一下終日汲不勞人力水
桶皆鐵箍以細釘緊約絶勝於綰竹爲經歲久則朽
斷且桶身乾曝則竹箍自然寬脫所以鐵箍爲得也
汲水皆肩擔而行謂之扁擔其法削一條木如臂膊

大其長一丈兩頭懸桶去地尺餘水窸窣不溢惟平
壤有此法然不肩擔而背負之故甚妨於窄路隘巷
其擔法又此為得之昔鮑宣妻提甕出汲余嘗疑何
不頭戴而手提之乃今見之婦人皆高髻不可戴矣
西南廣濶作平遠山淡沱水千柳陰濃茅簷踈雜時
露林間平堤綠蕪牛羊散牧遠橋行人有擔有携
立而望之頓忘間者行役之憊兩人者為觀新刹佛
堂棄我而去有十餘騎揚鞭馳過皆繡鞍駿馬意氣
揚揚見余獨立滚鞍下馬争執余手致慇勤之意其
中一人美少年余畫地為字以語之皆俯首熟視但

點頭而已似不識爲何語也有兩碑皆青石一門上
御史善政碑一稅官某善政碑俱滿洲人四字名㨾
書者亦俱滿洲人文與筆俱拙但碑制極佳巧費甚
省此可爲法碑之兩傍不磨滑甎築夾碑爲墻浚碑
頂曰甩覆爲屋碑在窔中以備風雨勝於建閣韜碑
碑趺覇頁及碑文兩邊所鐫贔屭可數毫髮此不過
窮邊民家所建然其精緻古雅不可當也向夕暑氣
益熾急還所寓高揭北牕脫衣而卧北庭平廣菍畦
蒜膰端方正直苽棚匏架磊落蔭庭籬邊紅白蜀葵
及玉簪花方盛開簷外有石榴數盆及繡毬一盆秋

海棠二盆鄂之妻手提竹藍次第摘花将爲夕粧也
昌大得酒一餅外炒一盤而来餉曰何處去耶幾想
殺我也其故作痴態以納忠欵可憎可笑然酒我所
嗜也况外炒亦我所欲乎是日行三十里自鴨緑江
至此該有一百二十里我人曰柵門本處人曰架子
門内地人曰邊門
二十八日乙亥朝霧晩晴早與卞君先爲發行戴宗
遥指一所大庄院曰此通官徐宗孟家也皇城亦有
家更勝於此宗孟貪婪多不法吮朝鮮膏血大致富
厚既老爲禮部所覺家之在皇城者被籍而此猶存

又指一所曰雙林家也其對門曰文通官家也舌本

瀏利如誦熟文戴宗宣川人也已六七八歲云北至

鳳城三十里衣服盡濕行人髭鬚結露如秧針貫珠

西邊天際重霧忽透片碧纔露嵌空玲瓏如窓眼小

琉璃須臾霧氣盡化祥雲光景無限回看東方一輪

紅日已高三竿矣中火於康永太家永太年二十三

自稱民家 漢人稱民家 滿人稱旗下 白皙美麗能鼓西洋琴問讀

書否對曰已誦四書書嘗未講義所謂誦書講義有兩

道非如我東初學之兼通音義中原初學者只學四

書章句口誦而已誦熟然後更就師受旨曰講義設

令終身未講義所習章句爲日用官話所以萬國方
言惟漢語最易且有理也永太所居精灑華侈種種
位置莫非初見炕上鋪陳皆龍鳳氍毹椅榻所藉皆
以錦緞爲褥庭中設架以細簟遮日四垂緗簾前列
石榴五六盆就中白色石榴盛開又有異樹一盆葉
類冬栢果似枳實問其名曰無花果果皆雙雙並蒂
不花結實故名書狀來見各叙年甲長余五歲副使
繼又來訪爲叙萬里同苦之誼金子仁爲道凡此行
而我境冗擾未及相訪余曰定交於他國可謂異域
親舊副使書狀皆大笑曰未知誰爲異域也副使長

余二歲余祖父與副使祖父嘗同摠治功令有同研
錄余祖父爲京兆堂上時副使祖父以京兆郎授刺
各道舊日同研事余時八九歲在傍知有舊誼書狀
指白石榴曰曾見此否余對不曾見書狀曰吾童子
時家有此榴國中更無蓋此榴華而不實云畧叙閑
話皆起去渡江日雖相識面於蘆荻叢中未嘗叙話
又兩日栅外連幕露宿亦未相晤故今以異域相戲
者此也點心尚遠云不堪遲待遂忍飢行翫初由右
邊小門而入故不知其家之雄侈若此令由前門而
出則外庭數十百間三使帶率都入此家而不知着

在何處非但我行區處綽綽有餘來商去旅絡繹不絕又有車二十餘輛闐門而入一車所駕馬騾必五六頭而不聞喧聲深藏若虛盖其妥置凡百自有規模不相妨礙觀此外貌其他細節不須盡說矣緩步出門繁華富麗雖到皇京想不更加不意中國之若是其盛也左右市廛連亘輝耀皆雕窓綺户畫棟朱欄碧榜金扁所居物皆内地奇貨邊門僻奥之地乃有精鑑雅識也又入一宅其壯麗更勝於康家而其制度大約皆同凡室屋之制必除地數百步長廣相適剷剗平正可以測土圭安針盤然後築臺臺皆石

址或一級或二級三級皆甎筭而磨石爲甃砼上建屋皆一字更無曲折附麗第一屋爲内室第二屋爲中堂第三屋爲前堂第四屋爲外室外室前臨大道爲店房爲市廛每堂前有左右翼室是爲廊廡寮廂大約一屋長必六楹八楹十楹十二楹兩楹之間甚廣幾我國平屋二間未嘗隨材短長亦不任意濶狹必準尺度爲間架屋皆五梁或七梁從地至屋脊測其高下簷爲居中故瓦溝如建瓴屋左右及後面無冗簷以甎筭墻直埋椽頭盡屋之高東西兩墻各穿圓窓面南皆户正中一間爲出入之門必前後直對

屋三重四重則門爲六重八重洞開則自內室門至外室門一望貫通其直如矢所謂洞開重門我心如此者以喩其正直也路逢李同知惠迪譯官堂上三李君笑曰窮邊村野何足掛眼吾言雖至皇城未必勝此李君曰然雖有大小奢儉之別其規模大率相同耳爲室屋專靠於甓甓者甎也長一尺廣五寸比兩甎則正方厚二寸一匡搨成忌角缺忌楞刓忌體翻一甎犯忌則全屋之功左矣是故旣一匡印搨而猶患參差必以曲尺見矩斤削礪磨務令匀齊萬甎一影其築法一縱一橫自成坎离備灰石灰如紙僅取膠貼

縫痕如綿其和灰之法不雜麁沙亦忌黏土沙太麁
則不貼土過黏則易坼故必取黑土之細膩者和灰
同泥其色黛黧如新燔之瓦蓋取其性之不黏不沙
而又取其色質純如也又雜以檾絲細剉如毛如我
東圬土用馬矢同泥欲其韌而無龜又調以桐油濃
滑如乳欲其膠而無罅其蓋瓦之法尤為可效瓦之
體如正圓之竹而四破之其一瓦之大恰比兩掌民家
不用鴛鴦瓦椽上不搆㯳子直鋪數重蘆簟然後覆
瓦簟上不藉泥土一仰一覆相為雌雄縫瓦以灰鱗
級膠貼自無雀鼠之穿屋最忌上重下虛我東蓋瓦

之法與此全異屋上厚鋪泥土故上重墻壁不甎築
灰縫四柱無倚故下虛瓦體過大故過彎過彎故自
多空處不得不鋪以泥土泥土壓重已有棟撓之患
泥土一乾則瓦底自浮鱗級流退乃生罅隙已不禁
風透雨漏雀穿鼠竄蛇繆貓翻之患大約立屋甎功
居多非但竟高築墻室內室外罔不鋪甎盡庭之廣
麗目井井如畫碁道屋倚於壁上輕下完柱入於墻
不經風雨於是不畏延燒不畏穿窬尤絶雀鼠貓蛇
之患一閉正中一門則自成壁壘城堡室中之物都
似櫃藏由是觀之不須許多土木不煩鐵冶墁工甓

一爐而屋已成矣方新築鳳凰城或曰此即安市城也高勾麗方言稱大鳥曰安市今鄙語往往有訓鳳凰曰安市稱蛇曰白巖隋唐時就國語以鳳凰城為安市城以蛇城為白巖城其說頗似有理又世傳安市城主楊萬春射帝中目帝耀兵城下賜絹百疋以賞其為主堅守三淵(金昌翕)送其弟老稼齋(金昌業)入燕詩曰千秋大膽楊萬春箭射虯髯落眸子牧隱李穡貞觀吟曰為是囊中一物爾那知玄花落白羽玄花言其目白羽言其箭二老所詠當出於吾東流傳之舊唐太宗動天下之兵不得志於彈丸小城蒼黃旋

師其跡可疑金富軾只措其史失姓名盖富軾為三國史只就中國史書鈔謄一番以作事實至引柳公權小說以證註驛之被圍而唐書及司馬通鑑皆不見録則疑其為中國諱之然至若本土舊聞不敢略載一句傳信傳疑之間盖闕如也余曰唐太宗失目於安市雖不可考盖以此城為安市愚以為非也按唐書安市城去平壤五百里鳳凰城亦稱王儉城地志又以鳳凰城稱平壤未知此何以名焉又地志古安市城在盖平縣東北七十里自盖平東至秀岩河三百里自秀岩河東至二百里為鳳城若以此為古

平壤則與唐書所稱五百里相合然吾東之士只知
今平壤言箕子都平壤則信言平壤有井田則信言
平壤有箕子墓則信若復言鳳城為平壤則大驚若
曰遼東復有平壤則叱為恠駭獨不知遼東本朝鮮
故地肅慎濊貊東夷雜種盡服屬衛滿朝鮮又不知
烏剌寧古塔後春等地本高句麗舊疆嗟乎後世不
詳地界則妄把漢四郡地盡局之於鴨綠江內牽合
事實區區分排乃復覓浿水於其中或指鴨綠江為
浿水或指青川江為浿水或指大同江為浿水是朝
鮮舊疆不戰自蹙矣此其故何也定平壤於一處而

浿水前却常隨事跡吾嘗以為漢四郡地非特遼東
當入女真何以知其然也漢書地理志有玄菟樂浪
而真番臨屯無見焉蓋昭帝始元五年合四郡為二
府元鳳元年又改二府為二郡玄菟三縣有高句麗
樂浪二十五縣有朝鮮遼東十八縣有安市獨真番
去長安七千里臨屯去長安六千一百里金崙所謂
我國界内不可得當在今寧古塔等地者是也由是
論之真番臨屯漢末即入於扶餘挹婁沃沮扶餘五
而沃沮四或變而為勿吉變而為靺鞨變而為渤海
變而為女真按渤海武王大武藝答日本聖武王書

有曰復高麗之舊居有扶餘之遺俗以此推之漢之
四郡半在遼東半在女真跨踞包絡本我幅員益可
驗矣然而自漢以來中國所稱浿水不定厥居又吾
東之士必以今平壤立準而紛然尋浿水之跡此無
他中國人凡稱遼左之水率號為浿所以程里不合
事實多舛者為由此也故欲知古朝鮮高句麗之舊
域先合女真於境内次尋浿水於遼東浿水定然後
疆域明疆域明然後古今事實合矣然則鳳城果為
平壤乎曰此亦或箕氏衛氏高氏所都則為一平壤
也唐書裴矩傳言高麗本孤竹國周以封箕子漢分

四郡所謂孤竹地在今永平府又廣寧縣舊有箕子
廟戴冔冠塑像明嘉靖時燬於兵火廣寧人或稱平
壤金史及文獻通考俱言廣寧咸平皆箕子封地以
此推之永平廣寧之間爲一平壤也遼史渤海顯德
府本朝鮮地箕子所封平壤城遼破渤海改爲東京
即今之遼陽縣是也以是推之遼陽縣爲一平壤也
愚以爲箕氏初居永廣之間後爲燕將秦開所逐失
地二千里漸東益徙如中國晋宋之南渡所止皆稱
平壤今我大同江上平壤即其一也浿水亦類此高
句麗封域時有贏縮則浿水之名亦隨而遷徙如中

國南北朝時州郡之號互相僑置然而今平壤爲平
壤者指大同江曰此浿水也指平壤咸鏡兩界間山
曰此盖馬大山也以遼陽爲平壤者指薪芋濼水曰
此浿水也指盖平縣山曰此盖馬大山也雖未詳熟
是然必以今大同江爲浿水者自小之論耳唐儀鳳
二年以高麗王臧高句麗寶藏王高藏爲遼東州都督封朝鮮
王遣歸遼東仍移安東都護府於新城以統之由是
觀之高氏境土之在遼東者唐雖得之不能有而復
歸之高氏則平壤本在遼東或爲寄名與浿水時有
前却耳漢樂浪郡治在遼東者非今平壤乃遼陽之

平壤及勝國時(王氏高麗)遼東及渤海一境盡入契丹則謹畫慈鐵兩嶺而守之並棄先春鴨綠而不復顧焉而況以外一步地乎雖内並三國其境土武力遠不及高氏之强大後世拘泥之士意慕平壤之舊稱徒憑中國之史傳津津隋唐之舊蹟曰此浿水也此平壤也已不勝其逕庭此城之為安市為鳳凰悪足辨哉城周不過三里而甎築數十重制度雄侈四隅正方若置斗然今裁半築則其高低雖未可測門上建樓處設雲梯浮空駕起工役雖似浩大咒械便利運甓輸土皆機動輪轉或自上汲引或自推自行不一

其法皆事半功倍之術莫非正法而非但行忙難以遍觀雖終日熟視非造次可學良可歎也食後與卞季涵鄭進士先行康永泰出門揖送頗有惜别之意且囑飲時當值冬節頒賚賜一件時憲余鮮給一丸清心過一舖掛一面金書當字牌旁書唯軍器不當五字此典當舖也有數三美少年走出舖中遮馬請小刻納涼遂相與下馬隨入其凡百位置更勝康家庭中有二大盆種三五柄蓮子養得五色鮒魚少年手持掌大紗罾向小甕邊舀了幾顆紅蟲浮沉盆中蟲細如蟹卵皆蠕蠕少年更以扇鼓響郁盆郭念念

掐魚魚皆出水呷沫日方午天火傘下爆悶塞不可久居遂行與鄭進士或先或後余謂鄭曰城制何如鄭曰甓不如石也余曰君不知也我國城制不甓而石非計也夫甓一函出矩則萬甓同樣更無費力磨琢之功一窰燒成萬甓坐得更無募人運致之勞齊勻方正力省功倍運之輕而築之易莫甓若也今夫石斵之於山當用匠幾人輦運之時當用夫幾人旣運之後當用匠幾人以琢治之其琢治之功又當再費幾日築之之時安排一石之功又當再用夫幾人於是削崖而被之是土肉而石衣也外似峻整內寔

巃嵸石旣參差不齊則恒以小石撑其尻跗崖與城之間宲以碎礫雜以泥土一經潦雨腸虛腹漲一石跌脫萬石爭潰此易見之勢也且灰石灰性能黏於甎而不能貼石余嘗與次修論城制或曰甓之堅剛安能當石次修大聲曰甓之勝於石豈較一甓一石之謂哉此可謂鐵論大約灰不能貼石則用灰彌多而彌自皸坼背石卷起故石常各自一石而附土為固而已甎得灰縫如魚膘之合木鵬砂之續金萬甓凝合膠成一城故一甎之堅誠不如石而一石之堅又不及萬甎之膠此其甓與石之利害便否所以易辨也

鄭於馬上傴僂欲墮盖睡已久矣余以扇搠其脅大
罵曰長者為語何睡不聽也鄭笑曰吾已盡聽之靡
不如石石不如睡也余忿欲毆之相與大笑至河邊
得柳陰納凉五渡河五里之間一臺子所謂頭臺子
二臺子三臺子皆烽堡也甎築如城高五六丈正圓
如筆筒上施垛堞多毀壞而不修葺何也道傍或有
柩累石壓之年久露置木頭朽敗盖待其骨枯擧而
焚之云沿道多有墳塋其封高銳亦不被莎多封白
楊排行正直行旅步走者絶火步走者必肩擔鋪盖
(寢具謂鋪盖)無補盖者店房不許留接疑其姦究也掛

鏡而行者視短者也乘馬者皆着黑緞靴子步行者皆着青布靴子其底皆衲布數十重絶不見麻鞋葛屨宿松站一名雪裏站又稱薛劉站是日行七十里或曰此舊鎮東堡也

二十九日丙子晴舟渡三家河舟如馬槽全木刳成無櫓槳兩崖立丫木横截大繩緣繩而行則舟自來往馬皆浮渡又舟渡劉家河中火黄河庄至極熱馬渡金家河所謂八渡河也林家臺范家臺大小方身五里十里之間村閭相望桑麻蔚然時方旱黍黄熟蜀黍發穗而皆刈去其葉以飼馬騾亦所以為黍柄

養其全氣也到處有關廟數家相聚必有一座大窰
以燒瓶𤭛印晒曝新舊燔燒處〻山積盖甓爲日用
先務也小憩典當鋪主人引至中堂勸一梡熱茶位
置多異玩設架𢈔梁整置所典之物皆衣服也袱裹
付紙籤書物主姓名別號相標居住再書其年月日
典當某件于某字號鋪親手交付云〻其利殖之法
無過什二過期一朔許賣典當題著金字柱聯曰洪
範九疇先言富大學十章半論財以蜀黍柄巧構樓
閣置草虫一枚以聽鳴聲簷𥿄懸雕籠養一異鳥是
日行五十里宿通遠堡即鎭夷堡也

七月初一日丁丑曉大雨留行與鄭進士周主簿卞君來源趙主簿學東上房乾粮判事賭紙牌以遣閑且博飲資也諸君以余手劣黜之座但囑安坐飲酒謗所謂觀光但喫餅也尤為忿恨亦復奈何坐觀成敗酒則先酌也非惡事時聞間壁婦人語聲嫩囀嬌怨燕燕鶯鶯意謂主家婆娘必是絕代佳人余故托爇烟粧草入廚一婦人五旬以上年紀當戶據牀而坐貌極悍醜道了叔叔千福余答道托主人洪福余故久撥灰流眼傍睨那婦人滿鬢插花金釧宝璫略施朱粉身著一領黑色長衣邊鎖銀紐足下穿一對靴子纔得

草花蜂蝶盖滿女不纏脚不着弓鞋簾中轉出一個
處女年貌似是廿歲以上處女髻髮中分綰上以此
為辨貌亦傑悍但肥肉白淨把鐵鏇子傾綠色瓦盆
滿勺了蜀黍飯盛得一椀和鏇瀝水坐西壁下交椅
以箸吸飯更拿數尺葱根連葉蘸醬一飯一佐頃附
雞子大癭瘤嗽飲啜茶畧無羞容盖歲閱東人尋常
親熟故也庭廣數百間久雨泥淖河邊水磨小石如
碁子大黃雀卵者本無用之物而揀其形色相類者
當門處錯成九苞飛鳳以禦泥淖其無棄物推此可
知雞皆尾羽脫落一如抽鑷往〻肉雞蹁跚其形醜

悉不忍見
初二日戊寅曉大雨晩晴前溪大漲不可渡遂留行
正使命來源及周主簿前往視水余亦隨行不數里
巨浸當前不見涯涘使善泅者入水測其淺深不十
步而肩已沒矣還報水勢正使愁悶盡招譯官及各
房裨將使各陳渡水之策副使書狀亦來會副使曰
多貰門扇及車輿作筏以渡何如周主簿曰此計大
妙首譯曰門扇車輿難可多得此間造屋現有十餘
間材木可以貰用但患葛絞難得諸議紛然余曰安
用縛筏我有一兩隻舴艋櫓槳都具但欠一事周問

所欠甚事余曰只乏個副手梢公一坐供笑主人鹿
鹵目不識丁而丌上猶有楊升庵集四聲猿有尺餘
正藍麄瓶斜挿趙南星鐵如意臘茶色小香鑪雲間
胡文明製椅桌屛郭俱有雅致不似窮邊村野氣余
問傭家計粗足否對曰終歲勤苦未免飢寒若非貴
國使行時都沒了生計有男女幾個曰只有一盜尚
未招婿余問何謂一盜曰盜不過五女之門豈不是
家之蟊賊午後出門閑行散悶蜀黍田中忽響了一
聲鳥銃主人忙出门看那田中跳出一個漢子一手
把銃一手曳猪後脚徒視店主怒道何故放這牲口

入田中店主面帶惶愧遜謝不已其人血淋〻拖豬而去店主佇立悵然再三惋歎余問那漢所獲誰家牧的店主曰俺家牧的余問雖然這畜逸入他人田中不曾傷害了一柄蜀黍奈何枉殺了這個牲口俑們應須追徵豬價麼店主曰那敢追徵不謹護牢是我的不是處盖康熙甚重稼穡制牛馬踐穀者倍徵故放者杖六十羊豕入田中田主登時捕獲放牧者不敢認主但不得遮車道阻泥則引出田間放田主常〻治道以獲田云村邊有二窰一恰栽燒果塗泥竈門擔水數十桶連灌窰頂窰頂畧坎受水不溢窰

身方爛得水即乾似當注水不焦為候耳一窰先已燒冷方取甓出窰大約窰制與我東之窰判異先言我窰之誤然後窰制可得我窰直一卧竈非窰也初無造窰之甎故支木而泥築薪以大松燒堅其窰其燒堅之費先已多矣窰長而不能高故火不炎上火不能炎上故火氣無力火氣無力故必爇松取猛爇松取猛故火候不齊火候不齊故尾之近火者常患苦窳遠火者又恨不熟無論燔甆燒瓮凡為陶之家窰皆如此其爇松之法又同松膏烈勝他薪也松一剪則非再孽之樹而一遇陶户四山童濯百年養之

一朝盡之乃復鳥散遂此緣一窰失法而國
中之良材日盡陶户亦日困矣今觀此窰輒築灰封
初無燒堅之費任意高大形如覆鍾竅頂為池容水
數斛旁穿烟門四五火能炎上也置甎其中相支為
火道大約其妙在積令使我手能為之至易也然口
宲難形正使問其積類品字乎余曰似是而非也卞
主簿問其積類疊舟匣乎余曰似是而非也麗不平
置皆偶立為十餘行若堗膰再於其上斜駕排立次
次架積以抵窰頂孔穴自然疎通如麂眼火氣上達
相為咽喉引焰如吸萬候遞吞火氣常猛雖蜀稭黍

柄能匀燔齊熟自無瘇翻龜坼之患令我東陶户不先究窯制而自非大松林不得設窯陶非可禁之事而松是有限之物則莫如先改窯制以兩利之鰲城李恒福老稼齋皆說麗利而不詳窯制甚可恨也或云蜀稭三百握爲一窯之薪得瓿八千蜀稭長一丈半栂指大則一握僅四五柄耳然則蜀稭爲薪不過千餘柄可得近萬之瓿耳日長如年向夕尤暑不堪昏睡聞傍炕方會紙牌叫呶爭閧余遂躍然拔座連勝五次得錢百餘沽酒痛飮可雪前恥问令復不服否趙卞曰偶然耳相與大笑卞君及来源不勝忿究要

余更設余辞曰得意之地勿再往知足不殆
初三日己卯曉大雨朝晝快晴夜又大雨達曙又留
朝起開窓積雨快霽光風時轉日色清明可占午炎
榴花滿地銷作紅泥縟毯浥露玉簪抽雪門前有簫
笳鐃鉦之聲急出觀之乃迎親禮也綵畫紗燈六對
青盖一對紅盖一對簫一雙笳一雙簞䈁二雙疊鉦
一雙中央四人肩擔一座青屋轎四面傳玻瓈為窓
四角雜綵絲流蘇轎正腰為杠以青絲大繩横絞杠
之前後再以短杠當中貫絞兩頭肩荷四人八蹄一
行接武不動不搖懸空而行此法大妙轎後有兩車

皆以黑布為屋駕一驢而行一車共載兩個老婆面俱老醜而不廢朱粉巔髮盡禿光赭如匏寸髻北指猶滿插花朵兩耳垂璫黑衣黄裳一車共載三少婦朱袴或綠袴都不繫裳其中一少女頗有姿色盖老是粧婆乳媪少的是丫鬟也三十餘騎簇擁着一個胖大莽漢口旁頤邊黑髭鬆鬆權着九爪蟒袍白馬金鞍穩踏銀鐙堆着笑臉後有三兩車滿載衣襽余問店主此村裡可有秀才塾師麽店主曰村僻少去處那有學究先生去年秋間偶有一個秀才從稅官京裡來的一路上染得暑痢落留此間多賴此處人

一力調治経冬徂春快得痊可那先生文章出世無
得會寫滿洲字情願暫住此間開了一兩年黌堂教
授些此村小孩們以酬救療大恩現今坐在了關聖
庙堂裏余曰可得主人暫勞鄉導店主曰不必仰入
指導擧手指之曰這個屋頭出首的大廟堂是也余
問這個先生姓甚名誰店主曰一村坊都叫他冨先
生余問冨先生多少年紀店主曰公子儞自去問他
店主回走入炕裡手拿紅紙數十片指示道此乃那
冨先生親手墨蹟那紅紙左沿細書某位舍親尊台
某年月日恭請台駕電臨敝莚店主道俺們兄旁前

春拓婚時倩他請席剌紙大約僅能成字而數十紙所寫字樣無大無小如珠貫絲如印一板意其秀才為富鄭公留齋即叟時大同去尋那庙堂裡來寂無人聲周回觀玩右廂裏有小兒讀書聲俄有一兒開户探頭一張回走出不顧而去余追問童子俑們的師父坐在那裡麽童子道甚麽余曰富先生童子畧不採聽口裡喃喃拂袖而去余謂時大曰那先生必在這裡遂直向右廂一推開户有四五副空椅並無人跡余園户恰裁轉身那童子引一老者而來想是富也適纔閑走北隣那童子䞍去款客而回也作觀

面目全乏文雅氣余向前甫揖那老者不意抱余腰
脊盡力叅杵又把手顫〻滿堆笑臉余初則大驚次
不甚喜問尊是啚公麽那老者大喜道俑老那從識
俺賤姓余曰吾久聞先生大名如雷灌耳啚曰願聞
尊姓大名余書示之啚自書其名曰啚圖三格莽曰
松齋字曰德齋余問甚麽三格啚曰是吾姓名也余
問貴鄉華貫在何地方啚曰俺滿洲鑲藍旗人啚問
俑老此去當面駕麽余曰甚麽話啚曰萬歲爺要當
接見俑們余曰皇上萬一接見時吾當保奏俑老得
添徵祿麽啚曰儻得如此時朴公大德結草難報余

曰吾阻水留此已數日眞此永日難消俑老豈有可
觀書冊爲借數日否冨曰無有往在京裡時舍親折
公新開刻鋪起渧鳴盛堂其羣書目錄適在槖中如
欲遣閑時不難奉借但願俑老此刻暫迴㩗得眞々
的九子 清心元 高麗扇子揀得精好的作面幣方見俑
老眞誠結識借這書目未晩也余察其容辞志意鄙
悖庸陋無足與語不耐久坐卽辞起冨臨門揖送且
言貴邦名紬可得賣買麽余不答而敀正使問有何
可視㤼中暑余對俄逢一老學究非但滿人鄙陋㒷
足語正使曰彼旣有求何可嗇一九一箑耶㝡不妨

借看書目遂使時大送與清心元一丸魚頭扇一柄
時大卽回持掌大幾葉小冊而來皆空紙所錄書目
盡是清人小品七十餘種此不過數頁所錄而要索
厚償其無恥甚矣然旣爲借來且新眼目遂謄而還
之又續新語共六冊汪淇澹漪箋焚書共六冊藏書
共十八冊續藏書共九冊李贄卓吾著宮閨小名錄
長洲雜說西堂雜俎尤侗展成著篛廊偶筆宋犖牧
仲著同書字㒲閩小記因樹屋書影周亮工元亮著
四禮撮要甘京著說林西河詩話毛奇齡著韻白莲
林韻學通指潢書毛先舒稚黄著西山記游周金然

著日知錄北平古今記顧炎武著不知姓名錄李清
映碧著蔣說蔣帝臣著影梅菴憶語冒襄辟彊著古
今書字辨訛東山談苑秋雪叢談余懷淡心著冬夜
箋記王崇簡著皇華記聞池北偶談香祖筆記王士
禛貽上著毛角陽秋羣書頭屑閨閣語林朱鳥逸史
王士祿著笠翁通譜無聲戲小說凡輸錢古事李漁
笠翁著天外談石麗著奏對機緣弘覺著十九種棠
帝臣著橘譜諸帝男著日下舊聞共二十冊朱彝尊
錫鬯著虞初新志張潮山來著寄園寄所寄共八冊
趙吉士著說鈴汪琬著說鈴吳震芳青壇著壇几叢

書王晫著三魚堂日記陸隴其著亦禪錄幽夢影張潮著粉墨春秋朱彞尊著兩京求舊錄朱茂曙著燕舟客話周在浚著崇禎遺錄王世德著八海記查嗣璉著琉球雜錄汪楫著博物典彙黃道周著觀海記行施閏章著析津日記周篔著與鄭進士分錄以為書肆考求之資即送時大還傳且令語之曰此書皆我東所有故吾老爺不覽此書目云爾時大啟言富也聽渠所傳頗有憮然之色贈渠手巾云手巾長二又餘新件黑色緝秋也

初四日庚辰自昨夜達曙大霆留行看楊升菴集或

紙牌消閑副使書狀來會上房又招行中廣詢渡水
之策良久盡罷去似無善策也
初五日辛巳晴阻水留行店主開其內炕烟溝持長
柄鍬子扱灰余於是畧觀炕制大約先築炕基高尺
有咫爲地平然後以碎甎碁置爲度乃而鋪甎其上
而已甎厚本齊故破爲度乃而自無蹶甓甎體本勻
故相比排鋪而自無罅隙烟溝高下劣容伸手出納
度乃者遞相爲火候火過候則必踰若抽引然火焰
驅灰闐駢而入衆喉遞呑迭傳無暇逆吐達于烟門
烟門一溝深丈餘我東方言犬座也灰常爲火所驅

落滿炕中則三歲一開烟炕一帶拔除其灰竈門坎地一丈卯開坎口爇薪倒揷竈傍陷地如大罋上覆石盖為平地其中空洞生風所以驅納火頭於烟喉而黙烟不漏也又烟門之制陷地如大瓮甎築狀如浮圖高與屋齊烟落瓮中如吸如吮此法尤妙大約烟門有隙則一線之風能滅一竈之火故我東房突常患吐火不能遍温者責在烟門或秫籬塗紙或木板為桶而初竪處土築有隙或紙塗獘落或木桶有闖則不禁漏烟大風一射則烟桶為虛位矣我念吾東家貧好讀書百千元房等鼻端六月恒垂晶珠顆

究此法以充三冬之苦卞季涵曰炕法終始椎異不如我國房法余問所以不如者何等卞君曰何如鋪得四張附油芚芭似火齊滑如水骨耶余曰炕不如房則是也其造堗之法但效此而施之於房鋪得油芚有誰禁之東方堗制有六失而無人講解吾試論之君靜聽無譁泥築爲膡架石爲堗石之大小厚薄本自不齊必疊小礫以皮四角禁其蹶躄而石焦土乾常患潰脫一失也石面凹缺處補以厚土塗泥取平故炊不遍溫二失也火溝高濶焰不相接三失也墻壁疎薄常若有隙風透火逆漏烟滿室四失也火

項之下不爲逆候火不遠踰盤旋薪頭五失也其乾爆之切必費薪百束一旬之內猝難入處六失也何如與君共鋪數十氈談笑之間已造數間溫埃寢卧守其上耶夜與諸君略飮數盃更鼓已深扶醉歸卧與正使對炕而中備布幔正使已熟寢余方含烟朦朧枕邊忽有登音余驚問汝是誰也答曰都爾老音伊吾語音殊爲不類余再喝汝是誰也高聲對曰小人都爾老音伊吾時大及上房廝隷一齊驚起有批頰之聲推背擁出门外盖甲軍每夜巡檢一行所宿處自使臣以下點數而去每値夜深睡熟故不覺也

甲軍之自称都甬老音殊爲絶倒我國方言称胡虜
戎狄曰都甬老音甲軍則多年迎送學誇於我人但
慣聽都甬之称故耳一塲惹鬧以致失睡繼又萬蚤
跳踉正使亦失睡遂明燈達曙
初六日壬午晴溪漲小减故遂發行余入正使轎中
同渡下隷三十餘人赤身擡轎至中流湍急处轎忽
左傾幾墮危哉危哉與正使兩相抱持僅免墊溺渡
在彼崖望見渡水者或騎人項或左右相扶或編木
爲扉而乘之使四人肩擡而渡其乘馬浮渡者莫不
仰首視天或緊閉雙目或強顔嬉笑厮隷皆觧鞍肩

荷而渡意其恐濕也旣渡者又肩荷而逐惟而問之
蓋空手入水則身輕易漂故必以重物壓肩也數次
往返者莫不戰慄山間水氣甚冷故也中火草河口
所謂畓洞以其長時沮洳故我人所名云踰分水嶺
高家嶺劉家嶺宿連山關是日行六十里夜小醉微
睡身忽在瀋陽城中宮闕城池閭閻市井繁華壯麗
余自謂壯觀不意其若此吾當故詑家中遂翩翩而
行萬山千水皆在履底迅若飛鳶頃刻至冶谷舊宅
坐內房南窓下家兄問瀋陽如何余恭對所見勝於
所聞誇美疊娓望見南墻外隣家槐樹陰上有大

星一顆炫爛搖光余奉稟伯氏曰識此星乎伯氏曰
不識其名余曰此老人星遂起拜伯氏曰吾蹔回家
中猶說瀋陽今復追程耳出户經堂推開外廊一門
回首北望屋頭歷歷認巘峴諸峰忽自大悟曰透澗
透澗吾將何以獨自入柵自此至柵門千餘里誰復
待我停行乎遂大聲叫嗄不勝悔懊開門欲出户樞
甚緊大叫張禧而聲不出喉排户力猛一推而覺正
使方呼燕岩余猶恍惚應之問曰此即何地正使曰
俄者夢魘頗久矣遂起坐敲齒彈腦収召魂神頓覺
爽豁而一悵一喜久難爲悰遂不能更睡轉輾思想

不覺達曙連山關一名鴉鶻關

初七日癸未晴行二里乘馬渡水水雖不廣而悍急尤猛於前日所渡攣膝聚足跡坐鞍上昌大堅擁馬首張福力扶余尻相依為命以祈須臾其囑馬之聲正是嗚呼馬至中流忽側身左傾盖水沒馬腹則四蹄自浮故卧而遊渡也余身不意右傾幾乎墜水前行馬尾散浮水面余急持其尾整身一坐以免傾墜余亦不自意蹻捷之如此昌大亦幾為馬脚所揮危在俄頃馬忽擧頭正立可知其水淺著脚矣踰摩雲嶺中火千水站午後極艱又踰青石嶺嶺上有一所

闗廟拯其霧驗驛夫馬頭輩爭至供桌前叩頭或買供青蔬譁官亦有焚香抽籤占驗平生休咎者有道士敲鉢丐錢獨不剃髮爲椎髻如我東優婆僧頭戴藤笠身被一領野繭紗道袍恰似我東儒生所著而但黑色方領少異耳又一道士賣真蔬及雞卵蔬味甚甘且多水雞卵淡醎夜宿狼子山是日踰兩大嶺通行八十里摩雲嶺一名會寧嶺其高峻嶮絶不減我国北闗摩天嶺云

初八日甲申晴與正使同轎渡三流河朝飯於冷井行十餘里轉出一派山脚恭卜忽鞠躬趨過馬首伏

地高聲曰白塔現身謁矣泰卜者鄭進士馬頭也山脚猶遮不見白塔趣鞭行不數十步纔脫山脚眼光勒勒忽有一團黑毬七升八落吾今日始知人生本無依附只得頂天踏地而行矣立馬四顧不覺擧手加額曰好哭場可以哭矣鄭進士曰遇此天地間大眼界忽復思哭何也余曰唯唯否否千古英雄善泣美人多淚然不過數行無聲眼水轉落襟前未聞聲滿天地若出金石人但知七情之中惟哀發哭不知七情都可以哭喜極則可以哭矣怒極則可以哭矣樂極則可以哭矣愛極則可以哭矣惡極則可以哭

矣欲極則可以哭矣宣暢壹盡莫疾於聲哭在天地
可比雷霆至情所發發能中理與笑何異人生情會
未嘗經此極至之處而巧排七情配哀以哭由是死
喪之際始乃勉强叫喚唉苦等字而真個七情所感
至聲真音按住忍抑蘊盡於天地之間而莫之敢宣
也彼賈生者未得其場忍住不耐忽向宣室一聲長
號安得無致人驚怪哉鄭曰今此哭場如彼其廣吾
亦當從君一慟未知所哭求之七情所感何居余曰
問之赤子赤子初生所感何情初見日月次見父母
親戚滿前莫不歡悅如此喜樂至老無故理無哀怒

情態樂笑乃反无限啼呌念恨䙰中将謂人生神聖
愚凡一例崩殂中間乇咎患憂百端兒悔其生先伯
哭吊此大非志者本情児胞居胎处家冥沌塞纏糾
逼窄一朝迸出寥廓展手伸脚心意空闊如何不發
出真聲益情一洩哉故當法嬰児聲無假做登毗盧
絶頂望見東海可作一塲行長淵金沙可作一塲今
臨遼海自此至山海關一千二百里四面都無一點
山乾端坤倪如黏膠線縫古雨今雲只是蒼蒼可作
一塲哭乎極艱趣馬歷髙麗叢阿彌庄分路與趙主
簿達東及卞君来源鄭進士李僙鶴齡入舊遼陽其

繁華富麗十倍鳳城別有遼東記出西門見白塔其
制造工麗雄偉可敵遼野別有白塔記還遼陽城車
馬轟殷聚觀者到処成群酒樓紅欄高臨大道颺出
一面金字酒旗書着聞名應駐馬尋香且停車吾可
以飲矣環觀者殆衆人肩相摩雅聞此処姦宄極多
初行者身心遊覽不善省察必有所失徃步一使行
多率先頼爲伴當上下數十人皆初行衣裝鞍具頗
爲華侈入遼陽遊覽之際或失鞍甲或失鐙子先不
狼狽云張福忽頭帽鞍甲腰佩效鐙立侍于前全无
愧色余笑叱曰何不掩面效目見者皆大笑還至太

于河河方潦漲無舡可渡沿河上下正角彷徨俄有
蘆葦叢中蕩出葛殼漁艇又有一小艇隱於汀洲使
張福泰卜輩齊拜喚舟一對漁人兩頭垂竿而坐柳
樹陰濃斜陽纈金蜻蜓點水鷺子跳波千呼萬喚終
不回頭幺立汀沙暖氣薰炙唇焦頭汗腸虛氣餒生
平喜遊賞今日真得了其債矣鄭君輩爭相嘲嚯曰
日暮道窮上下飢困哭之外无他策矣先生何爲忍
住不哭相與大笑余曰彼漁人不肯救人其人心可
知雖陸魯望先生正合一拳打倒泰卜益爲焦躁曰
今野日垂地欲墜他处有山已將昏黑矣盖泰卜雖

年少已七次燕行九百慣熟少馬舟子羅釣秋艇底
魚籃短槳蕩到柳陰邊爭出五六小舫見漁艇蕩來
亦爭先來到要索高價其待人竭急然後始肯來濟
其情狀可惡一舡只許載三人每人貰一鈔艇皆全
木刳成所謂野航恰受兩三人者是也共計一行上
下恰是十七馬六疋皆浮河舫頭執控順河而下七
八里其危有甚於通遠諸渡時也宿新遼陽映水寺
是日通行七十里夜極熱睡中單衾自脫微有感氣
初九日乙酉晴極熱乘曉凉先發歷張家臺三道巴
中火爛泥堡自入遼東以來村閭不絕路廣數百步

沿路兩旁皆種垂柳閭閻櫛比处其對門中間條水
不減往往自成大池家養鵝鴨千百浮泳兩邊村舍
益成臨水樓始紅欄翠檻映帶左右渺然有江湖之
想軍牢三吹後必先數里前行前排軍官亦隨軍牢
先詣余行止自由每與卞君秉凉曉發行不十里則
且遇前排必並筆談罷每日若此每近村閭輙令軍
牢吹起吶叭四個馬頭合唱御馬聲家家走出婦女
闐門覌光無老無少裝束皆同粧花垂璫畧施朱粉
口皆含竹手持靴底所納連針帶線駢肩簇立指點
嬌笑始見漢女漢女皆纏足着弓鞋姿色不及滿女

滿女多花容月態歷萬寶橋烟臺河山腰鋪宿十里河是日通行五十里稗譁輩於馬上各定一妾所見滿漢女若他人先占則不敢叠定相避之法甚嚴謂之口妾往往猜妬詈罵詼嘲亦一長程消遣訣也明日將入瀋陽